

一天活

戰士作品選集

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717.1
722

第 一 卷

書號：0578 32開 16頁 13,600字

一 天 活 (戰士作品選集)

作 者：韓 正 旺 等

出版者：陝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(西安北大街109號)

印刷者：西 安 新 華 印 刷 廠
(西安市西郊小土門)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 陝 西 分 店
(西安青年路乙字108號)

1—5,000
定價：(甲)一角

1954年11月第 一 版
1955年3月第一次印刷

編者的話

這本書裏的幾篇文章，是從西北軍區首屆文藝作品評獎會議上，得獎的作品中選擇出來的。「一天活」、「放牛娃子逃活路」和「我的姊妹」三篇文章真實的描寫了戰士們在舊社會所受的痛苦和壓迫，以及解放後的幸福生活故事，「少年英雄惠白高」是一篇人民解放軍的戰鬥故事。

目 錄

一天活·····	韓正旺 (1)
放牛娃子逃活路·····	韓正旺 (7)
少年英雄惠白高·····	秦海功 (18)
我的妹妹·····	尙 仁 (23)

一天活

韓正旺

天乾了四十多天啦。早上爬起來一看，又是個大晴天。天像塊沒邊沒沿的青石板，連頭髮絲兒那麼太點雲彩也找不出來。太陽像一團火，晒到臉上，火辣辣地疼。小河溝的蛤蟆蝌蚪也乾死了，晒得滿溝滂〔女太〕臭。地乾得起灰，坡上的莊稼晒得捲成棍棍，薑黃的地皮都露出來了。全村的人乾得心慌意亂，活擺了一地也不能做，東蹣一夥夥，西坐一窩窩，有的唉聲歎氣地說：「咱們的紅薯秧子，排的大塊小『唾』〔太×亡〕的，何日能栽到坡上去？唉，老天爺再不下雨，咱們只有吃風喝沫啦！」

媽在樹底下打草鞋，忽然喊：「正旺，你去挑擔水回來，把紅薯秧子澆澆吧！」我應了一聲。媽又說：「先別忙着修理鋤頭吧，天晴得連塊花花雲都沒有，那會有雨呀！」

太陽真大，晒得我汗水長流。挑着水，我走到核桃樹下，剛放下桶想歇一歇，忽地從樹後頭竄出條大黑狗來，汪地咬了一聲，吓了我一跳，我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夏貴銀家的那條「大老黑」。

一抬頭，看見瘦筋刮骨的夏貴銀，頭帶大草帽，手拉紫竹棍，低頭、駝背，一躬一躬地過來了。他是黃石村的地主，為人最刻薄，是個扣扣屁股唆唆指頭的傢伙。放賬利重，借一斗，得還三斗。收租子要賬時常逼出人命，附近三二十里，一提起他，都恨得出油。

我正要挑起桶走，他已經到了樹下，雞屁股嘴一咧：「韓正旺，你挑水吶！」我說：「這麼熱的天，從哪裏來啊？」「到郭家院子走了一趟，請人往紅薯地裏盤盤糞。唉，真不好請！」我心裏說：你再囑咐點就好請了！他摘下大草帽擱着，一對三角眼死死地盯了我一會，齜着滿口黃牙說：「韓正旺，明天幫我湊天氣（幫他做天活的意思）吧！」我望了望天色，還是那麼晴，心想：閒也是閒着，反正不下雨，地裏活也幹不成，就順嘴打哇哇，應了一聲「對！」他笑着點了點頭，又拉扯了一袋烟的功夫，就喊着他的「大老黑」一躬一躬地走了。剛走出不遠，我忽然想起少說一句話，連忙追着屁股

喊：「夏大爺！夏大爺！要是下了雨，明天就不得去呀！」他扭過脖子放開嗓子說：「呵，呵，下了雨再說吧，誰家還沒有二畝紅薯呀。」

天黑，我躺在床上，熱得翻來覆去睡不着，好像在蒸籠裏一樣，汗珠子撲得比鍋蓋底下的汽水還兇。猛然間，轟隆轟隆幾聲響雷，閃電照得窗戶雪亮，風呼呼地吹進來，好涼快啊！喜得我再也不想睡，跑出去一望，嗨！天黑得像個鍋底，又是閃，又是雷，一個連一個。四轉的娃子們高興的喊着，叫着：「雨來了！雨來了！」嚷成一窩蜂。我點亮火把，把紅薯秧子裏的死葉子、草滓子揀乾淨。心想：下場透雨，把這秧子栽上就好了！一會的功夫，風捲雨，雨捲風，雨點子又大又猛，像風車搗黃豆似的嘩嘩地潑下來。等我回到屋裏，媽才從房後菜園子裏撲哧撲哧地回來。我說：「媽，看你衣裳都淋透啦！」媽滿面笑容，脫下衣裳擰着水，望着我說：「衣裳打得再濕，媽也高興！只要老天爺下場透墒〔尸尤〕雨比甚麼都強。剛才我搶着多挖了幾個南瓜窩子，明天好栽現成的。」我樂得也不知該咋好，順手摸了一個洗臉盆，接了滿盆水，涼涼快快地洗了個澡，媽催着說：「快去睡吧，正旺，明天早點起來好上地。」

天麻麻亮，雨就住了。媽做熟飯才叫醒我。我急忙爬起來，臉也顧不得洗，喝了兩碗菜湯，扛上鋤頭就走，剛出大門，迎面碰上夏貴銀。他的嘴角一挑，像個笑面虎。說道：「正旺，你咋這時候才去呀？屋裏請的人就等你吃飯下地啦！」我說：「夏大爺，昨天不是給你說過，下了雨，我就不能去了。」「咋？你不去？」夏貴銀眉毛一豎，氣呼呼地說：「哼，陝西騾子不拉車——可由不得你！」氣得我直冒火，就反問他：「你是請人做活，還是訛人做活？你說理不說理？」「甚麼請人訛人，你不去，好！把借的那斗糧食還我，有糧食，到哪裏也僱得到做活的！」媽聽了半天才知道是咋回事，走過來哀求道：「夏大爺，誰家不是盼星星盼月亮盼來這點雨水呀！你們財主家，樹高蔭涼大，缺個把人做活也算不了啥；我們母子租了一點地，一年到頭，就靠啃這點紅薯啦！今天栽不上，往後就得餓飯。唉，不管正旺應了沒應，明天一準叫他去就是了。」夏貴銀屁股一扭，死央央地說：「應的是今天，就得今天去；明天，明天僱不僱那就在我了。今天他不做活，到地裏站也得給我站一天！」我聽見這句話，肚子都氣爆了，把鋤頭一板，就說：「媽，不要給他說好話！人整人是整不死的。我去給

他站一天。」

夏家地裏，紅薯秧子擺的大箕子小筐子的，五六個短工有的蹲在地裏抽旱烟，有的慢騰騰地打紅薯窩子，大家都悶悶不樂。他們看到我招呼了一下。一個叫李



我聽見這句話，肚子都氣爆了，把鋤頭一扳，就說：「媽，不要給他說好話……」。

安國的問我：「你咋也來了，紅薯都栽上了？」我說：「栽上，給小舅子栽上啦！」做着活，拉扯了一陣，知道他們也是被夏貴銀硬逼來的。

太陽從東山上冒出來。雨過天晴，樹葉上、青草上掛滿了露珠兒，顯得綠蔭蔭的。山畫眉又在叫了。遠處傳來了嘹亮的山歌聲。滿山遍坡的人：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都搶着栽紅薯。一轉眼，我遠遠望見媽一個人，在後坡上跪着打紅薯窩子，鋤頭舉得很吃力，媽累了，可是她捨不得歇一歇……我越想越氣：眼望穿

了，望來這場雨，自己地裏栽不上，倒侍候人家的老牛老馬過冬天，狗日的夏貴銀真是殺人不用刀啊！忽然有人喊：「來了！」一回頭，見夏貴銀從山坡上的小路一躬一躬地下來了。大家連忙幹起來。他搥着棕葉扇子，作那個癩痢疾的樣子，在我們屁股後頭，轉過來瞅瞅窩子打得深不深，竄過去看看秧子栽得密不密，看了一陣，他笑着說：「你們這幾個小伙子，栽得真馬利呀！哈哈……」停了停，見沒有那個答理他，就搖着扇子，一躬一躬地回到桐樹底下去了。這時候，我見短工們都鬆了一把勁兒，多少猜透他們幾分心思，往四轉一瞅，悄悄地說：「喂，大哥們，他逼得咱們栽不成，咱們也得打他個主意！」李安國搶着說：「咱們不要把土按緊，太陽一晒就死了。」我接着說：

「我還有個門道兒：把紅薯秧子挨土門（註）那兒搯破，就是蔓子活了，也不長紅薯。」大家你瞅我，我瞅你，笑着眨了眨眼。

在地裏吃過午飯，硬幹到天黑才收工。路上，李安國說：「今天真把人累炸了！夏貴銀可佔了個相應，還指望下年吃大紅薯咧！」我放開嗓門說：「哼！今年雞爪子紅薯有他吃的！」

註：土門即離地面二三分的地方。

放牛娃子逃活路

韓 正 旺

我九歲那年，給地主孟蓋天家放牛。提起受的苦，真是千言萬語也說不盡。

一個九歲的娃子，放三頭大黃牛和一個牛犢子。記得剛到孟家那天，往牛圈裏一探頭，吓得我吸了口涼氣，那三頭牛，又肥又大，牛腿都比我高，犄角伸得直直的，抵到身上就完了。從此，每天雞不叫就起床，頭頂滿天星，趕牛上山。孟家還定下規矩：熱天，每日要給牛割二百五十斤夜草；冬天，每日要拾一百五十斤柴火。這還不算，有時候，還要幫着担水、墊圈、碾米、推麵，一天到晚，累得又困又乏，渾身骨頭節疼。夏天放牛晒個死，冬天放牛凍個死。特別是到了冬天，財主家老的少的，頭上棉到腳下，房門一關，烤着銀炭大火。我呢，還穿着那身單衫

子，風一吹，飄飄地飛，脚上包的是乾包穀壳子，穿着大鼻子草鞋。高山上，西北風刺得臉皮發烏，手凍得跟紅蘿蔔一樣，脚後跟裂開口子，血糊糊地像娃娃嘴。凍得實在撐不住了，也不管死活，就偎到牛身上取暖。

自從到了孟家，挨打受罵是經常的事，我的腦袋像個木魚子任憑人家敲。有一回，放牛回來早了，孟蓋天的小婆子何桂花就罵：「短陽壽的！短板子築的！叫你放牛，屁大一會就趕回來了，一天光知道漲飯！等掌櫃的轉來，非揭你的皮不可！」第二天，我怕回去早了，有意多放了一會，一進門，碰上何桂花，她也（一）斜個猪眼睛，臉垮的像塊地皮：「回來這樣晚，狼要是把牛娃子拖走，刮了你的肉也還不清！」又遭了她一頓臭罵。

這年臘月初幾，我從山上扛回一捆包穀桿，剛把牛鋸上，聽到何桂花在上房裏喊：「放牛娃子，快去担水，紅乾了！」我想：飯也不給吃，又叫去担水，狗日的真狠毒！那水桶差不多有我半人高，有我兩個粗，往肩上一放，壓得我一閃；水井離門上有兩里多路，走了不遠，忽然後面有人喊：「正旺！正旺！」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黃光明。我高興地也喊：「光明哥！光

明哥！」

黃光明是孟家的長工，去年好不容易才退了活。他的家離孟家很近，只隔一個巷道。碰到下雨颳風，放牛回來早了晚了，孟家不給飯吃，黃大媽（黃光明的母親）見我在牛圈門口掉淚，時常背着財主家，偷偷地塞給我個包穀饅。

等黃光明到了跟前，我就問：

「光明哥！這幾天拾柴咋不見你？」

他說：「我給舅家拾柴去了，今天才回來。」

「幾天不見你，心裏跟掉了啥一樣，連個說話的人也找不到。」天寒，肚飢，凍得我一抖。

「正旺兄弟！」他上下打量我一眼，說：「三九天這樣冷，你還穿了一身油拉片衣裳，孟家也沒給你縫個襖？」

「哼！給縫襖？火都不叫烤，往火爐跟前一走，人家就捂着鼻子說：『快滾過去！一身髒臭，可把人燻死了！』」

「孟家真把人坑苦了！」他說：「我給他受了整整三年，每達到年底，一張算得你光桿桿，不是退給人家三吊五，就是倒找人家五吊三，不但掙不到錢，還是要從籃裏『挖』出米來。正旺！孟蓋天饅的狗子多，一張嘴就是一大羣，哪有咱們的湯喝？我勸你早日討個活路。」

停了一會，他往四轉望了望，悄悄地说：「聽說紅軍到了房縣，紅軍一來啊，咱們窮人的日子就好過了！」接着，他又講了個紅軍在房縣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，說得我心眼一亮，



黃光明悄悄地说：「聽說紅軍到了房縣，紅軍一來啊，咱們窮人的日子就好過了！」好像黑雲裏滾出個太陽來。

大雪剛下了幾天，地下扒了一層油光凌（註一）滑得站不住腳。回來又是上坡，我勉強担了半桶水，走起來東搖西擺，脖子壓得伸多長，快到廚房門口，腳底一滑，啪擦一跤，摔了個仰面朝天，水桶滾了多遠，濺了玉林子一身黃泥巴漿子，只聽他哧（ㄟ）地一聲嚎起來：

「娘呀！娘呀！放牛娃子弄了我一身泥，快叫爹來！」何桂花忽地跑出來，一聲尖叫：「咋沒有把你個小雜種摔死！」玉林子見他娘來

了，踩着脚哭得更兇。就在這時候，孟蓋天打房裏衝出來，鼓起兩個牛卵子眼睛，扯起嗓子罵：「你狗日的真是個牛，一天不打，就要抵人，給老子滾過來！」我倒在泥窩裏，心裏說：你要打我，也得叫你走幾步路，孟蓋天見我不動，就挽起袖子撲過來，掐住脖子把我拖到橫屋裏（註二），順手從屋角抓起個破碗，啪地往地下一摔，砰砰幾鐵錘，砸得粉碎，指着說：「給我跪到上頭！」隨後，又叫我把腰挺直，頭頂上擱了一碗水。我像半截樹樁子，端端地跪在碎磁上，疼得我心裏像亂刀子絞一樣，淚珠子唰唰地滾下來，鮮血把地下染紅了碗大一塊，身子連抖也不敢抖一下。狗日的玉林子鬼頭鬼腦地一會兒來瞞一瞞，揀起些石頭、泥塊擲到我身上就跑，我恨不得抓下頭上的碗砸過去！一直跪到天黑，財主家一個一個的都去睡了，剩下我一個人，腿就像兩根木頭，掐也不知道疼了，我勉強掙扎起來，心想：這熬到那天才是個頭啊！猛然間，記起了黃光明的話，對！要早日討個活路。我咬緊牙，拖着兩條腿，出了孟家，摸着後山上小道，拚命往家跑。半路上，聽見後面有動靜，心裏撲通撲通跳，怕是孟蓋天追來了？過細一聽，才斷定

是野豬尋食。

孟家川離我家有十二里路，我一口氣跑到屋裏。媽見我就問：「正旺！你咋三更半夜地跑回來了？」當時，我喉嚨裏像塞着棉絮似的，說不出一句話，直哭。媽摟着我也哭起來：

「啊！孩子，你咋瘦成一根刺啦！死兒絕女的孟蓋天，你把孩子折磨成個啥樣子了！」我哭着說：「媽……我再也不給……孟家……放牛了！」媽擦着我臉上的淚，哄着說：「嗯，明天你吃過早飯，到舅家去躲幾天，媽再也不叫你給財主家放牛去了。」

天還不亮，我睡得正甜，忽地一推門，楊天才闖進來了，他手裏掄個黑漆棍子，兩眼笑成一條縫，尖聲尖氣地說：「哈哈，你倒跑回來了？孟大爺還担心你叫狼拖去了呢！叫我到處去找。走吧，快回去！」媽連忙招呼他坐在板凳上，說：「天才叔，求求你作作好事吧，你看這孩子被折磨的簡直不像個人樣了！回去怕也不能幹個啥，饒了他個活命吧！」楊天才眼睛一翻，說道：「端人家碗，受人家管，掙了人家一斗糧，只幹兩個月還行，這走到天邊也說不過去！」楊天才狠狠吸了口煙，又說：「好，不去也行，孟大爺說，一斗還三斗，馬上

把糧食送過去，就兩家無事。」媽一看說好話不抵事，再也忍不住心頭火，就大聲地說：「要糧！有糧我們還捨得叫孩子去送死啊！日晒夜露地受了幾個月，一斗糧早就給他作夠了！要人是沒有，我娘倆要死死一塊，要活活一塊，要老命就我這一條！」「好，你還跟我要歪，看你硬得過今天，咱就拚一手給你看！」楊天才說完，拖着黑漆棍子氣兇兇地就走。

隔壁雷大叔看事不好，連忙把楊天才攔住，招呼到他屋裏坐下，轉身過來勸我媽說：「李姐！叫正旺去吧。如今這世道，走到哪裏還不是人家的天下！人家有錢有勢，在財主眼皮底下過日子，哪有不受氣的！」又悄悄地說：「方圓幾十里，誰惹得起孟蓋天？狗臉一翻，六親不認。還是好好勸勸孩子，再給人家受上一陣，頂夠了那斗糧，就算了。」媽把我抱在懷裏，眼淚唰唰地滴在我的臉上，忍住氣說：「孩子，不是媽心狠，硬把你往火坑裏推呀！這個世道，叫媽有啥法兒呀！當初，保長派了斗糧，天天逼着命來催，誰知道孟家借給糧檔上，人家就非要你去放牛頂債不可。這時候，媽想把肉割下來給人家，也頂不了啊！」我放聲大哭起來，雷大叔站在旁邊也用襖袖子擦眼淚。我